四庫全書

史部

史部總敘

史之為道撰述欲其簡考證則欲其詳莫簡於春秋莫詳於左傳魯史所錄具載一事之始末聖人觀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後能定以一字之褒貶此作史之資考證也丘明錄以為傳後人觀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後能知一字之所以褒貶此讀史之資考證也苟無事迹雖聖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迹雖以聖人讀春秋不知所以褒貶儒者好

爲大言動曰舍傳以求經此其說必不通其或通者則必私求諸傳詐稱舍傳云爾司馬光通鑑世稱絕作不知其先爲長編後爲考異高似孫緯略載其與宋敏求書稱到洛八年始了晉宋齊梁陳隋六代唐文字尤多依年月編次爲草卷以四丈爲一卷計不減六七百卷又稱光作通鑑一事用三四出處纂成用雜史諸書凡二百二十二家李燾巽巖集亦稱張新甫見洛陽有資治通鑑草稿盈兩屋（按燾集今已佚此據馬端臨文獻通考述其父廷鸞之言）今觀其書如

渟方成禍水之語則採及飛燕外傳張彖冰山之語則採及開元天寶遺事並小說亦不遺之然則古來著錄於正史之外兼收博採列目分編其必有故矣今總括羣書分十五類首曰正史大綱也次曰編年曰別史曰雜史曰詔令奏議曰傳記曰史鈔曰載記皆參考紀傳者也曰時令曰地理曰職官曰政書曰目錄皆參考諸志者也曰史評參考論贊者也舊有譜牒一門然自唐以後譜學殆絕玉牒既不頒於外家乘亦不上於官徒存虛目

故從刪焉考私家記載惟宋明兩代爲多蓋宋明人皆好議論議論異則門戶分門戶分則朋黨立朋黨立則恩怨結恩怨既結得志則排擠於朝廷不得志則以筆墨相報復其中是非顛倒頗亦熒聽然雖有疑獄合衆證而質之必得其情雖有虛詞參衆說而核之亦必得其情張師棣南遷錄之妄鄰國之事無質也趙與旹賓退錄證以金國官制而知之碧雲騢一書誣謗文彥博范仲淹諸人晁公武以爲真出梅堯臣王銍以爲出自魏泰邵

博又證其眞出堯臣可謂衆說李燾卒參互而辨

定之至今遂無異說此亦考證欲詳之一驗然則

史部諸書自鄙倍冗雜灼然無可採錄外其有裨

於正史者固均宜擇而存之矣

史部一

正史類

正史之名見於隋志至宋而定著十有七明刊

監板合宋遼金元四史爲二十有一

皇上欽定明史又

詔增舊唐書爲二十有三近蒐羅四庫薛居正舊五代
史得裒集成編欽稟
睿裁與歐陽脩書並列共爲二十有四今並從官本校
錄凡未經
宸斷者則悉不濫登蓋正史體尊義與經配非懸諸
令典莫敢私增所由與稗官野記異也其他訓釋音義
者如史記索隱之類掇拾遺闕者如補後漢書
年表之類辨正異同者如新唐書糾謬之類校
正字句者如兩漢刊誤補遺之類若別爲編次

尋檢爲繁即各附本書用資參證至宋遼金元

四史譯語舊皆舛謬今悉改正以存其眞其子

部集部亦均視此以考校釐訂自正史始謹發

其凡於此

史記一百三十卷內府刊本

漢司馬遷撰褚少孫補遷事迹具漢書本傳少孫

據張守節正義引張晏之說以爲潁川人元成間

博士又引褚顗家傳以爲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

時爲博士寓居沛事大儒王式故號先生二說不

同然宣帝末距成帝初不過十七八年其相去亦未遠也案遷自序凡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爲百三十篇漢書本傳稱其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注以爲遷歿之後亡景帝紀武帝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劉知幾史通則以爲十篇未成有錄而已駁張晏之說爲非今考日者龜策二傳並有太史公曰又有褚先生曰是爲補綴殘稿之明證當以知幾爲是也然漢志春秋

秋家藏史記百三十篇不云有缺蓋是時官本已
以少孫所續合為一編覩其目者龜策二傳並有
臣爲郎時云云是必常經奏進故有是稱其褚先
生曰字殆後人追題以爲別識歟周密齊東野語
摘司馬相如傳贊中有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
而諷一語又摘公孫宏傳中有平帝元始中詔賜
宏子孫爵語焦竑筆乘摘賈誼傳中有賈嘉最好
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語皆非遷所及見王懋竑
白田雜著亦謂史記止紀年而無歲名今十二諸

侯年表上列一行載庚申甲子等字乃後人所增則非惟有所散佚且兼有所改易年祀綿邈今亦不得而考矣然字句竄亂或不能無至其全書則仍遷原本焦竑筆乘據張湯傳贊如淳註以為續之者有馮商孟柳又據後漢書楊經傳以為嘗刪遷書為十餘萬言指今史記非本書則非其實也其書自晉唐以來傳本無大同異惟唐開元二十三年勅升史記老子列傳於伯夷列傳上錢曾讀書敏求記云尚有宋刻今未之見南宋廣漢張材

又嘗刊去褚少孫所續趙山甫復病其不全取少
孫書別刊附入今亦均未見其本世所通行惟此
本耳至僞孫奭孟子疏所引史記西子金錢事今
本無之葢宋人詐託古書非今本之脫漏又學海
類編中載僞洪邁史記眞本凡例一卷於原書臆
爲刊削稱即遷藏在名山之舊稿其事與梁鄱陽
王漢書眞本相類益荒誕不足爲據矣註其書者
今惟裴駰司馬貞張守節三家尚存其初各爲部
帙北宋始合爲一編明代國子監刊板頗有所刊

除點竄南監本至以司馬貞所補三皇本紀冠五帝本紀之上殊失舊觀然᠎彙合群說檢尋較易故今錄合併之本以便觀覽仍別錄三家之書以存其完本焉

史記集解一百三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裴駰撰駰字龍駒河東聞喜人官至南中郎參軍其事迹附見於宋書裴松之傳駰以徐廣史記音義粗有發明殊恨省略乃采九經諸史幷漢書音義及衆書之目別撰此書其所引證多先儒舊

說張守節正義嘗備述所引書目次然如國語多引虞翻注孟子多引劉熙注韓詩多引薛君注而守節未著於目知當日援據浩博守節不能遍數也原本八十卷隋唐志著錄並同此本爲毛氏汲古閣所刊析爲一百三十卷原第遂不可考然註文猶仍舊本自明代監本以索隱正義附入其後又妄加刪削訛舛遂多如五帝本紀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句下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句下均脫名見左傳四字秦始皇本紀輕車重馬東就食句下

脫徐廣曰一無此重字八字項羽本紀其九月會稽守句下脫徐廣曰爾時未言太守九字武帝紀祠上帝明堂句下脫徐廣曰常五年一修耳今適二年故但祀明堂十八字然其效可覩矣句下脫又數本皆無可字七字河渠書岸善崩句下脫如淳曰河水岸六字司馬相如傳傍偟乎海外句下此引郭璞云青邱山名上有田亦有國出九尾狐在海外太史公自序易大傳句下此引張晏曰謂易繫辭監本均誤作正義至於字句異同前後互

見如夏本紀九江入賜大龜句下孔安國曰出於
九江水中監本作山中孝文本紀昌至渭橋句下
引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監本多渭橋二字祁侯
賀爲將軍句下引徐廣曰姓繒監本多一賀字當
有玉英見句下引瑞應圖云玉英五帝並修則見
監本作五常案五帝並修語不可解似當以監本爲是
將軍句下引徐廣曰姓徐監本多一悍字孝景本
紀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孫平爲繩侯句下引徐廣
曰一作應監本多一平字武帝紀自太主句下引

徐廣曰武帝姑也監本多太主二字龜策列傳蝟辱於鵲句下引郭璞曰蝟憎其意心惡之也監本作而心惡之凡此之類當由古注簡質後人以意爲增益已失其舊至坊本流傳脫誤尤甚如夏本紀灃水所同句下引孔安國曰灃水所同同于渭也坊本鈌一同字項羽本紀乃封項伯爲射陽侯句下脫徐廣曰項伯名纏字伯九字是又出監本下矣惟貨殖傳蘖麴鹽豉千瓵句下監本引孫叔敖云瓵瓦器受斗六升合爲瓵音貽當是孫叔然

之訛此本亦復相同是校讐亦不免有疎然終勝

明人監本也

史記索隱三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唐司馬貞撰貞河內人開元中官朝散大夫宏文

館學士貞初受史記於崇文館學士張嘉會病褚

少孫補司馬遷書多傷踳駁又裴駰集解舊有音

義年遠散佚諸家音義延篤章隱鄒誕生柳顧言

等書亦失傳而劉伯莊許子儒等又多疏漏乃因

裴駰集解撰爲此書首注駰序一篇識其全文其

註司馬遷書則如陸德明經典釋文之例惟標所註之字蓋經傳別行之古法凡二十八卷末二卷為述贊百三十篇及補史記條例欲降秦本紀項羽本紀為系家而吕后孝惠各為本紀補曹許郲吳芮吳濞淮南系家而降陳涉於列傳蕭何曹叅張良周勃五宗三王各為一傳而附國僑羊舌肹於管晏附尹喜莊周於老子附韓非於商鞅附魯仲連於田單附宋玉於屈原附鄒陽枚乘於賈生又謂司馬相如汲鄭傳不宜在西南夷後大宛傳

不合在游俠酷吏之間欲更其次第其言皆有條
理至謂司馬遷述贊不安而別爲之則未喻言外
之旨終以三皇本紀自爲之註亦未合闕疑傳信
之意也此書與裴駰張守節書同散入史記句下
者明代刊刻監本恣意刪削如高祖本紀母媪母
温之辨有關考證者乃以其有異舊說除去不載
又如燕世家啓攻益事貞註曰經傳無聞未知其
由雖失於考據竹書案今本竹書不載此事此據晉書束晳傳所引亦當
存其原文乃以爲冗句亦刪汰之此類不一漏畧

殊甚然至今沿爲定本與成矩所刊朱子周易本義人人明知其非而積重不可復返此單行之本爲北宋秘省刊板毛晉得而重刻者錄而存之猶可以見司馬氏之舊而正明人之疎舛焉

史記正義一百三十卷內閣學士紀昀家藏本

唐張守節撰守節始末未詳據此書所題則其官爲諸王侍讀率府長史也是書據自序三十卷晁公武陳振孫二家所錄則作一百三十卷蓋其標字列註亦如索隱後人散入句下已非其舊至明代監

本採附集解索隱之後更多所刪節失其本旨如
守節所長在於地理故自序曰郡國城邑委曲詳
明而監本於周本紀子帶立爲王句下脫左傳云
周與鄭人蘇忿生十二邑溫其一也十七字秦本
紀反秦於淮南句下脫楚淮北之地盡入於秦九
字項羽本紀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句下脫孟康
云舊名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十九
字呂后本紀呂平爲扶柳侯句下脫漢扶柳縣也
有澤七字孝景本紀遂西圍梁句下脫梁孝王都

睢陽今宋州九字立楚元王子平陸侯句下脫應
劭云平陸西河縣八字孝武本紀見五時句下脫
或曰在雍州雍縣南孟康云畤者神靈上帝也十
八字晉世家是爲晉侯句下脫其城南半入州城
中削爲坊城牆北半見在十七字趙世家吾國東
有河薄洛之水句下脫案安平縣屬定州也八字
餓死沙邱宮句下脫括地志云趙武靈王墓在蔚
州靈邱縣東三十里應說是也二十三字韓世家
得封於韓原句下脫古今地名云韓武子食采於

韓原故城也十六字淮陰侯列傳家在伊廬句下脫韋昭及括地志皆說之也十字貨殖列傳殷人都河西句下脫盤庚都殷墟地屬河西也十字周人都河南句下脫周自平王以後都洛陽九字自序尼困鄱句下脫漢末陳蕃子逸爲魯相改音皮田褒魯記曰靈帝末汝南陳子游爲魯相陳蕃子也國人爲諱而改焉三十九字又如秦本紀樗里疾相韓句下此本作福昌縣東十四里監本脫十四里三字貨殖傳夫燕亦勃碣之間句下此本作

碣石渤海在西北監本脫北字又守節徵引故實頗爲賅博故自序曰古典幽微竊探其美而監本夏本紀皐陶作士句下脫士若大理卿也六字於是夔行樂句下脫若今太常卿也六字周本紀作臩命句下脫應劭云太僕周穆王所置蓋大御衆僕之長中大夫也二十一字以應爲太后養地句下脫太后秦昭之母宣太后芈氏十一字秦始皇本紀爲我遺鎬池君句下脫張晏云武王居鎬鎬池君則武王也伐商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紂矣今

武王可伐矣三十二字欽論孝明皇帝句下脫班
固典引云後漢明帝永平十七年詔問班固太史
遷贊語中寧有非耶班固上表陳秦過失及賈誼
言奏之四十二字項羽本紀會稽守句下脫守音
狩景帝中二年七月更郡守爲太守十六字孝景
本紀伐馳道樹殖蘭池句下脫案馳道天子道秦
始皇作之丈而樹十四字孝武本紀是時上求神
君句下脫漢武帝故事云起柏梁臺以處神君長
陵女子也先是嫁爲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子悼

痛之歲中亦死而靈宛若祠之遂聞言宛若爲主
民人多往請福說家人小事有驗平原君亦事之
至後子孫尊貴及上即位太后延於宮中祭之聞
其言不見其人至是神君求出爲營柏梁臺舍之
初霍去病微時自禱神君及見其形自修飾欲與
去病交接去病不肯謂神君曰吾以神君精潔故
齋戒祈福今欲婬此非也自絶不復往神君慚之
乃去也一百七十字見安期生何下脫列仙傳云
安期生瑯琊阜鄉亭人也賣藥海邊秦始皇請語

三夜賜金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量為報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五十九字李少君病死句下脫漢書起居注云李少君將去武帝夢與共登嵩高山半道有使乘龍時從雲中云太一請少君帝謂左右將舍我去矣數月而少君病死又發棺看唯衣冠在也六十一字史寬舒受其方句下脫姓史名寬舒五字禮書疏房牀笫句下脫疏謂簀也四字律書其於十二支為丑句下脫徐廣曰此中闕不說大呂及丑也案此

下闕文或一本云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
物厄紐未敢出也四十一字天官書氐爲天根句
下脫星經云氐四星爲露寢聽朝所居其占明大
則臣下奉度合誠圖云氐爲宿宫也三十一字其
内五星五帝坐句下脫羣下從謀也五字楚世家
伐申過鄧句下脫服虔云鄧曼姓也七字趙世家
事有所止句下脫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
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三十一字封廉頗爲信平君句下脫言篤信而平

和也七字韓世家公何不爲韓求質於楚句下脫質子蟣虱四字又脫公叔嬰知秦楚不以蟣虱爲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王聽入質子於韓二十六字又脫次下云知秦楚不以蟣虱爲事重明脫不字十七字田叔列傳相常從入苑中句下脫堵牆也三字田蚡列傳其春武安侯病句下脫然夫子作春秋依夏正九字衛將軍列傳平陽人也句下脫漢書云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之家也二十三字至守節於六書五音至爲詳

籍故書首有論字例論音例二條而監本於周本紀懼太子釗之不任句下脱釗音招又古堯反任而斟反十一字秦始皇本紀彗星復見句下脱復扶富反見行見反八字以發縣卒句下脱子忽反下同五字佐弋竭句下脱弋音翊三字二十人皆梟首句下脱梟古堯反懸首於木上曰梟十一字體解軻以狥句下脱紅賣反三字東收遼東而王之句下脱王于放反四字故歸其質子句下脱質音致三字衣服旄旌節旗句下脱旄音耗旌音毛

旗音其九字祇誦功德句下脫祇音脂三字譱其

山句下脫譱音者三字僕射周靑臣句下脫音夜

二字上樂以刑殺爲威句下脫五孝反三字二世

紀以安邊境句下脫音竟二字敘論爲君討賊句

下脫于僞反三字項羽本紀將秦軍爲前行句下

脫胡郎反三字高祖本紀時時冠之正義音館句

下脫下同二字孝景紀天下乂安句下脫乂音魚

廢反五字龍顙投鬍句下脫徒果反三字攀龍胡

顙號句下脫戶高反下同五字爲且用事泰山句

下脫為于僞反將為封禪也九字鄭世家段出奔鄢句下脫音偃二字田叔列傳喜遊諸公句下脫喜許記反諸公謂丈人行也十一字其他一兩字之出入殆千有餘條尤不可毛舉苟非震澤王氏刊本具存無由知監本之妄删也

讀史記十表十卷 副都御史黄登賢家藏本

國朝汪越撰徐克范補越字師退康熙乙酉舉人克范字堯民皆南陵人是書有後記一篇記越初作此書成以書抵克范曰有讀史記十表一帙徧求

友人商推殊無一人按定于長原表通首訖尾印証鄙說之是非者不解何故仰惟細加推勘示明紕繆以便改訂有補義則亦書於篇將來授梓云云蓋古來增減前人舊本多在其人之身後惟此書則同時商推而補之故考校頗爲精密於讀史者尙屬有裨考史家之難在於表志而表文經緯相牽或連或斷可以考証而不可以誦讀學者往往不觀劉知幾考正史例至爲詳悉而史通已有廢表之論則其他可知越等獨排比舊文鉤稽微

義雖其間一筆一削務以春秋書法求之未免或失之鑿而訂譌砭漏所得爲多其存疑諸條亦頗足正史記之牴牾異乎曠掭一書纖毫必爲回護者於史學之中可謂人畧我詳矣

史記疑問一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國朝邵泰衢撰泰衢有檀弓疑問已著錄史記採衆說以成書徵引浩博不免牴牾班固嘗議其宗旨之乖劉知幾頗摘其體例之謬至其敘述之疎漏先儒雖往往駁正然未有專著一書抉其疎舛者

黍獨獨旁引異同而一一斷之以理如謂高祖紀

解縱𦊅人坦然回沛之非情實留侯世家諸將偶

語沙中之不可信李陵傳兵矢旣盡何殺匈奴萬

餘人之言爲誇誕據功臣表漢九年呂澤已死而

駁留侯世家所紀漢十一年不應又有呂澤大抵

皆參互鈎𢭏得其間隙故所論多精確不移不但

如吳縝之糾新唐書祇求諸字句間也是書本與

所作檀弓疑問合爲一編今以檀弓疑問入經部

而是書析入史部俾各從其類焉

漢書一百二十卷 內府刊本

漢班固撰其妹班昭續成之始末具後漢書本傳是書歷代寶傳咸無異論惟南史劉之遴傳云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撰漢書眞本獻東宮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錄其異狀數十事以今考之則語皆謬妄據之遴云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年五月二十日已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案固自永平受詔修漢書至建初中乃成又班昭傳云八表并天文志未

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是此書之
次第續成事隔兩朝撰非一手之遴所見古本旣
有紀表志傳乃云總於永平中表上殆不考成書
之年月也之遴又云古本敘傳號爲中篇今本爲
敘傳又今本敘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彪自有
傳夫古書敘皆載於卷末固自述作書之意故謂
之敘追溯祖父之事迹故謂之傳後代史家皆沿
其例之遴謂原作中篇文繫篇末中字竟何義也
至云彪自有傳語尤荒誕彪在光武之世舉茂才

為徐令以病去官後數應三公之召實為東漢之
人惟附於敘傳故可於況伯斿稺之後詳其生平
若自為一傳列於西漢則斷限之謂何奚不考敘
傳所云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乎之遴又
云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為次而古本相合
為次總成三十八卷案固自言紀表志傳凡百篇
篇即卷也是不為三十八卷之明證又言述紀十
二述表八述志十述列傳七十是各為次第之明
證且隋志作一百十五卷今本作一百二十卷皆

以卷帙太重故析為子卷今本紀分一子卷表分二子卷志分八子卷傳分九子卷若併為三十八卷則卷帙更重古書著之竹帛殆恐不可行也之遴又云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上夫紀表志傳之序固自言之如之遴所述則傳次於紀而表志反在傳後且諸王既以代相承宜總題諸王傳何以敘傳作高五王傳第八文三王傳第十七景十三王傳第二十

三武五子傳第三十三宣元六王傳第五十耶且漢書始改史記之項羽本紀陳勝世家爲列傳自應居列傳之首豈得移在諸王之後其述外戚傳第六十七元后傳第六十八王莽傳第六十九明以王莽之勢成於元后史家微意寓焉若移外戚傳次於本紀是惡知史法哉之遴又引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仗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驤然今芮尹江湖句有張晏注是晏所見者即是今本况之遴傳所云獻太子者謂昭明

太子也文選譏漢書述贊云信惟餓隷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與今本同是昭明亦知之遯所謂古本者不足信矣自漢張霸始撰僞經至梁人於漢書復有僞撰古本然一經考証紕繆顯然顏師古註本冠以指例六條歷述諸家不及之遯所說當時已灼知其僞李延壽不訊端末遽載於史亦可云愛奇嗜博茫無裁斷矣固作是書有受金之謗劉知幾史通尙述之然文心雕龍史傳篇曰徵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

究矣是無其事也又有竊據父書之謗然韋賢翟方進元后三傳俱稱司徒掾班彪曰顏師古註發例於韋賢傳曰漢書諸贊皆固所爲其有叔皮先論述者固亦顯以示後人而或者謂固竊盜父名觀此可以免矣是亦無其事也師古註條理精密實爲獨到然唐人多不用其說故猶覺寮襍記稱師古註漢書魁梧音悟票姚皆音去聲杜甫用魁梧票姚皆作平聲楊巨源詩請問漢家誰第一麒麟閣上識酇侯亦不用音贊之說殆貴遠賤近自

古而然歟要其疏通證明究不愧班固功臣之目固不以一二字之出入病其大體矣

班馬異同三十五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舊本或題宋倪思撰或題劉辰翁撰楊士奇跋曰班馬異同三十五卷相傳作於須溪觀其評泊批點臻極精妙信非須溪不能而文獻通考載爲倪思所撰豈作於倪而評泊出於須溪耶其語亦兩持不決案通考之載是書實據直齋書錄解題使果出於辰翁則陳振孫時何得先爲著錄是固可

不辨而明矣是編大旨以班固漢書多因史記之舊而增損其文乃考其字句異同以參觀得失其例以史記本文大書凡史記無而漢書所加者則以細字書之史記有而漢書所刪者則以墨筆勒字旁或漢書移其先後者則注曰漢書上連某文下連某文或漢書移入別篇者則注曰漢書見某傳二書互勘長短較然於史學頗爲有功昔歐陽棐編集古錄跋尾以眞跡與集本並存使讀者尋刪改之意以見前人之用心思撰是書蓋即此意

特表所列者一人之異同思所列者兩人之異同遂爲創例耳其中如劉力作劉力沉船作沈船由是作繇是無狀作亡狀鈇質作斧質數却作數卻之類特今古異文半菽作芋菽蛟龍作交龍之類特傳寫訛舛至於秦軍作秦卒人言作人謂三兩人作兩三人之類尤無關文義皆非有意竄改思一一贅列似未免稍傷繁瑣然旣以異同名書則隻字單詞皆不容畧失之過密終勝於失之過疏也至英布陳涉諸傳軼而未錄明許相卿作史漢

方篤始補入之則誠千慮之一失矣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乾道二年進士歷官寶文閣學士謚文節事蹟具宋史本傳

後漢書一百二十卷內府刊本

後漢書本紀十卷列傳八十卷宋范蔚宗撰唐章懷太子賢註蔚宗事迹具宋書本傳賢事迹具唐書本傳考隋志載范書九十七卷新舊唐書則作九十二卷互有不同惟宋志作九十卷與今本合然此書歷代相傳無所亡佚考舊唐志又載章懷

太子註後漢書一百卷今本九十卷中分子卷者凡十是章懷作註之時始併爲九十卷以就成數唐志析其子卷數之故云一百宋志合其子卷數之故仍九十其實一也又隋唐志均別有蔚宗後漢書論贊五卷宋志始不著錄疑唐以前論贊與本書別行亦宋人散入書內然史通論贊篇曰馬遷自序傳後歷寫諸篇各敘其意旣而班固變爲詩體號之曰述蔚宗改彼述名呼之以贊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蔚宗後書乃各附本

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絶失序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爲贖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云云則唐代范書論贊已綴卷末矣史志別出一目所未詳也范撰是書以志屬謝瞻蔚宗敗後瞻悉蠟以覆車遂無傳本今本八志凡三十卷別題梁剡令劉昭註據陳振孫書錄解題乃宋乾興初判國子監孫奭建議校勘以昭所註司馬彪續漢書志與范書合爲一編按隋志載司馬彪續漢書八十

三卷唐書亦同宋志惟載劉昭補註後漢志三十卷而彪書不著錄是至宋僅存其志故移以補後漢書之闕其不曰續漢志而曰後漢志是已併入范書之稱矣或謂酈道元水經注嘗引司馬彪州郡志疑其先已別行又謂杜佑通典述科舉之制以後漢書續漢志連類而舉疑唐以前已併八志入范書似未確也自八志合併之後諸書徵引但題後漢書某志儒者或不知爲司馬彪書故何焯義門讀書記曰八志司馬紹統之作案紹統彪之字也本

漢末諸儒所傳而述於晉初劉昭注補別有總敘
緣諸本或失載劉敘故孫北海藤陰劄記亦誤出
蔚宗志律歷之文云云考洪邁容齋隨筆已誤以
八志為范書則其悞不自孫承澤始今於此三十
卷並題司馬彪名庶以袪流俗之訛焉

補後漢書年表十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熊方撰方字廣居豐城人由上舍生官至右迪
功郎權澧州司戶叅軍是書前有進表不著年月
表中有皇帝陛下奮神武以撥亂致太平而中興

仰稽聖功同符光武之語又有灑宸翰於九經一永
光庠序與雲章於八法冠絕鍾王之語御書太學
石經乃高宗時事則方為南渡初人矣昔司馬遷
作史記始立十表梁書王僧虔傳稱其旁行斜上
體仿周譜蓋三代之遺法也班固八表實沿其例
范蔚宗作後漢書獨闕斯製遂使東京典故散綴
於范傳之內不能綜連繩貫開帙犂然方因作此
編補所未備凡同姓侯王表二卷異姓諸侯表六
卷百官表二卷其所證據一本范氏舊文義例則

倣之前書而稍爲通變如王子外戚恩澤諸侯表皆不復分析惟各書其狀於始封之下而以功以親自可瞭如指掌文百官雖因西漢而廢置不一方取劉昭之志自太傅至河南尹凡二十有三等以繫於年而除拜薨免之實悉見其貫穿鉤考極爲精詳綱目條章亦俱燦然有法惟中間端緒繁密故踳駁之處亦間有之如海昏侯會邑安衆侯松其肇封固自西漢而前書皆云今見爲侯則章以後尚嗣封弗絶自應在東京列侯之數雖史

文闕畧不能得其傳世之詳亦當標其國號名爵
而注云後闕始合史法乃因其世系無徵遂黜
其名僅以見前書王子侯表一諱附識篇末審如
是則城陽恭王祉亦見前書王子侯表何以此書
又得載入乎此其爲例不純者也又如伏完乃伏
湛七世孫襲封不其侯見於湛傳及皇后紀者甚
明惟袁宏漢紀有建安元年封董承伏完十三人
爲列侯之文范史誤採入本紀中方不加考辨於
伏湛下旣書侯完嗣爵而孝獻時諸侯表內又別

出一列侯伏完殊爲複舛又皇后紀稱完爲屯騎校尉建安十四年卒子典嗣是曹操弑伏后時完已先卒故史但稱操殺后兄弟宗族而不及完乃誤以爲曹操所誅國除而於侯典一代竟不列入又如漢壽亭侯世但稱壽亭侯沿習舊訛未能糾正此其考核偶疏者也又漢制以太傅至將軍爲五府自大將軍車騎將軍度遼將軍以外其餘雜將軍號隨時建置見於紀傳者尚多乃於百官表內槩不之及頗傷闕漏此其採摭之未備者也

凡此數端皆爲所短要其經緯周密敘次井然使讀者按部可稽深爲有裨於史學豐城縣志稱方作是書自題其堂曰補史其深自矜重殆亦非徒然矣

兩漢刊誤補遺十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吳仁傑撰仁傑有易圖說已著錄是書前有淳熙已酉曾絳序稱仁傑知羅田縣時自刊板又卷末有慶元已未林瀛跋稱陳虔英爲刊於全州郡齋殆初欲刊而未果抑虔英又重刊歟舊刻久佚

此本乃朱彛尊之子昆田抄自山東李開先家因傳於世據其標題當爲劉攽兩漢書刊誤而作而書中乃兼補正劉敞劉奉世之說考趙希弁讀書附志載西漢刊誤一卷東漢刊誤一卷稱劉攽撰文獻通考載東漢刊誤一卷引讀書志之文亦稱劉攽撰又載三劉漢書標注六卷引讀書志之文稱劉敞劉攽劉奉世同撰又引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別本題公非先生刊誤其實一書徐度却掃編引攽所校陳勝田橫傳二條稱其兄敞及兄子奉

世皆精於漢書每讀隨所得釋之後成一編號三
劉漢書以是數說推之蓋攽以前後漢書初各爲
刋誤一卷趙希弁所記是也後以攽所校漢書與
敞父子所校合爲一編徐度所記是也然當時乃
以攽書合於敞父子書非以敞父子書合於攽書
故不改敞父子漢書標注之名而東漢一卷無所
附麗仍爲别行則馬端臨所列是也至别本乃以
攽書爲主而敞奉世說附入之故仍題刋誤之名
則陳振孫所記是也厥後遂以東漢刋誤併附以

行而兩漢刊誤名焉仁傑之兼補三劉蓋據後來之本而其名則未及改也文獻通考載是書十七卷宋史藝文志則作十卷今考其書每卷多者不過十四頁少者僅十二頁勢不可於十卷之中析出七卷而十卷之中補前漢者八卷補後漢者僅二卷多寡亦太相懸殆修宋史時已佚其七卷以不完之本著錄歟劉氏之書於舊文多所改正而隨筆標記率不暇剖析其所以然仁傑是書獨引據賅洽考證詳晰原原本本務使明白無疑而後

已其淹通實勝於原書雖中間以麟止爲麟趾之類間有一二之附會要其大致固瑕一而瑜百者也曾絳序述周必大之言以博物洽聞稱之固不虛矣

三國志六十五卷內府刊本

晉陳壽撰宋裴松之註壽事迹具晉書本傳松之事迹具宋書本傳凡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吳志二十卷其書以魏爲正統至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始立異議自朱子以來無不是鑿齒而非壽然

以理而論壽之謬萬萬無辭以勢而論則鑿齒帝漢順而易壽欲帝漢逆而難葢鑿齒時晉已南渡其事有類乎蜀爲偏安者爭正統此孚於當代之論者也壽則身爲晉武之臣而晉武承魏之統僞魏是僞晉矣其能行於當代哉此猶宋太祖篡立近於魏而北漢南唐迹近於蜀故北宋諸儒皆有所避而不僞魏高宗以後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故南宋諸儒乃紛紛起而帝蜀此皆當論其世未可以一格繩也惟其誤沿史記

周秦本紀之例不托始於魏文而托始曹操實不及魏書敘紀之得體是則誠可已不已耳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詔爲注所註雜引諸書亦時下已意綜其大致約有六端一曰引諸家之論以辨是非一曰參諸書之文以核訛異一曰傳所有之事詳其委曲一曰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一曰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一曰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其中往往嗜奇愛博頗傷蕪雜如袁紹傳中之胡母班本因爲董卓使紹而見乃注曰班嘗見太山府君

及河伯事在搜神記語多不載斯已贅矣鍾繇傳中乃引陸氏異林一條載繇與鬼婦狎昵事蔣濟傳中引列異傳一條載濟子死爲泰山伍伯迎孫阿爲泰山令事此類鑿空語怪凡十餘處悉與本事無關而深於史法有礙殊爲瑕纇又其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注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故於魏志武帝紀沮授字則注沮音葅獵平字則引續漢書郡國志注獵平縣名屬漁陽甬道字則引漢書高祖二年與楚戰築甬道贊旒字則引公羊傳

先正字則引文侯之命釋位字則引左傳致尉字則引詩綏爰字卒俾字昏作字則皆引書糾虔天刑字則引國語至蜀志郤正傳釋誨一篇句句引古事爲注至連數簡又如彭羕傳之革不訓老華佗傳之專本似專秦宓傳之棘革異文明帝紀之叟更異字亦間有所辨證其他傳文句則不盡然然如蜀志廖立傳首忽注其姓曰補救切魏志涼茂傳中忽引博物記注一繈字之類亦間有之蓋欲爲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

畧或有或無亦頗爲例不純然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崖畧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於陳壽本書焉

三國志辨誤三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莫詳時代蘇州府志載陳景雲字少章吳江縣學生長洲人少從何焯遊博通經史淹貫羣籍長於考訂凡譌謬處能剖析毫芒所

著書凡九種其四爲三國志校誤似卽此書然考
義門讀書記中有何焯所校三國志三卷其魏志
楊阜傳阜嘗見明帝著帽披縹綾半褏袖一條稱
褏袖古今字少章疑下一字衍檢宋書五行志果
然云云此書不載此條則又似非景雲作疑不能
明闕所不知可也三國志簡質有法古稱良史而
牴牾亦所不免如孫權之攻合肥魏吳二志先後
不同當時已爲孫盛所議明以來南北監本傳寫
刊刻脫誤尤多是書所辨陳書及裴註之誤凡魏

志二十八條蜀志八條吳志二十一條其間於字之訛異者如三少帝紀定陵侯繁繁當作毓少府褒褒當作袞之類於文之倒置者如正元二年八月戊辰不當在辛未後之類於正文與註淆亂者如王肅傳評末附劉寔語本裴註所引之類於原本之缺佚者如徐詳不當附胡綜傳之類並參校異同各有根據雖所辨僅數十條不能如何焯書校正之詳而不似焯之泛作史評又大抵以前後文互相考證參以後漢書晉書不能如杭世駿書

徵據之博而亦不似世駿之蔓引雜說其抉擿精

審之處要不減三劉之於西漢書吳縝之於五代

史也

三國志補註六卷附諸史然疑一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國朝杭世駿撰世駿有續方言已著錄是書補裴松

之三國志注之遺凡魏志四卷蜀志吳志各一卷

松之注捃摭繁富考訂精詳世無異議世駿復掇

拾殘賸欲以博洽勝之故細大不捐瑕瑜互見如

其人宅在其鄉其人墓在其里其體全類圖經處

荔之鼎錄陶宏景之刀劍錄皆按年編入而鍾繇等傳書評書品動輒連篇其例又如雜記至於神怪妖異如嵇康見鬼諸葛亮祭風之類稗官小說累牘不休尤誕謾不足為據他如魏文帝角巾彈棊裴註已引博物志而又引世說曹操之發邱摸金裴註已載陳琳檄而又引宋書廢帝紀書各有異而事迹不殊亦何取乎屋上之屋至於崔琰捉刀劉孝標世說注中已辨裴啟語林之說乃兼羅劉語而別引史通之文張飛豹月烏本出葉廷珪

海錄碎事乃明標葉書又冠以彙苑之目大抵變
博嗜奇故蔓引卮詞多妨體要又異苑王粲識磬
石事佚其荆州劉表數言諸葛亮梁甫吟不載出
藝文類聚輾轉稗販疎漏亦多然如魏文帝紀之
王淩謝亭侯一條明帝紀之孔晏父一條陳泰年
三十六一條臧洪傳之徐衆一條崔琰傳之陳煒
一條華歆傳之東海郡人一條嚴包交通一條蔣
濟傳之樊毅一條張遼傳之大呼是名一條楚王
彪傳之從封白馬一條蜀志先主傳之譙周爲從

事一條後主傳之不置史官一條諸葛亮傳之躬耕南陽一條鄧芝傳之廖化襄陽人一條吳志孫休傳二子之名一條太史慈傳之神亭一條黃蓋傳之黃子廉一條賀齊傳之徐盛失矛一條皆參校異同頗為精核餘如黃初五經課試之法王昶考課五事之目司馬芝復錢之議王肅祕書監之表王象繆襲之撰皇覽引正義辨鄭元解稽古同天之訛引後漢書註証宗賊之義引風俗通證周生為複姓引困學紀聞證況長寧為蜀人亦皆足

以資考證故書雖蕪雜而亦未可竟廢焉末附諸史然疑一卷亦世駿所撰皆糾史文之疏漏凡後漢書十四條三國志六條晉書三條宋書二條魏書八條北史六條陳書三條蓋後人抄其遺稿錄之成帙其中引史通一條云習鑿齒以劉爲偽國者蓋定邪正之途明順逆之理爾而檀道鸞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書欲以絕彼瞻烏防兹逐鹿察若所言則鑿齒似未嘗尊蜀者案此條見史通探賾篇核其上下文義蓋傳寫史通者誤於以劉

二字之上脫一不字其稱謂篇中自註有曰習氏漢晉春秋以蜀爲正統其敘事皆謂蜀先主爲昭烈帝本書之內證佐甚明近時浦起龍刻史通以此句文義違背改劉爲魏猶無大害世駭竟據誤本遽發創論殊失之不考牛繼馬後一條責晉書不當襲舊史全因史通之說亦不免勦襲至於三老五更一條據楊賜伏恭周澤三傳補杜佑通典之缺則蔓延於本書之外於後漢書絕不相關亦爲自亂其例然大致訂訛考異所得爲多於史學

不為無補以篇頁無多附載三國志補注之後今亦併錄存之以資參訂云

晉書一百三十卷內府刊本

唐房喬等奉勅撰劉知幾史通外篇謂貞觀中詔前後晉史十八家未能盡善敕史官更加纂撰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然唐人如李善注文選徐堅編初學記白居易編六帖於王隱虞預朱鳳何法盛謝靈運臧榮緒沈約之書與夫徐廣干寶鄧粲王韶曹嘉之劉謙之之紀孫盛之

晉陽秋習鑿齒之漢晉陽秋檀道鸞之續晉陽秋並見徵引是舊本實未嘗棄毋乃書成之日即有不愜於衆論者乎考書中惟陸機王羲之兩傳其論皆稱制曰蓋出於太宗御撰夫典午一朝政事之得失人才之良楛不知凡幾而九重揆藻宣王言以彰特筆者僅一工文之士衡一善書之逸少則全書宗旨大槩可知其所褒貶畧實行而奬浮華其所採擇忽正典而取小說波靡不返有自來矣即如文選注馬汧督誄引臧榮緒王隱書稱馬

敦立功孤城死於非罪後加贈祭而晉書不爲立
傳亦不附見於周處孟觀等傳又太平御覽引王
隱書云武帝欲以郭琦爲佐著作郎問尚書郭彰
彰憎琦不附已答以不識上曰若如卿言烏丸家
兒能事卿卽堪郎矣及趙王倫篡位又欲用琦琦
曰我已爲武帝吏不能復爲今世吏終於家琦蓋
始終亮節之士也而晉書亦刪而不載其所載者
大抵宏獎風流以資談柄取劉義慶世說新語與
劉孝標所註一一互勘幾於全部收入是直稗官

之體安得目曰史傳乎黄朝英緗素雜記訊其引世說和嶠峩峩如千丈松礧砢多節目既載入和嶠傳中又以嶠字相同並載入温嶠傳中顛倒舛迕竟不及檢猶其枝葉之病非其根本之病也正史之中惟此書及宋史後人紛紛改撰其亦有由矣特以十八家之書並亡考晉事者舍此無由故歷代存之不廢耳音義三卷唐何超撰超字令升自稱東京人楊齊宣為之序其審音辨字頗有發明舊本所載今仍附見於末焉

宋書一百卷內府刊本

梁沈約撰約事迹具梁書本傳約表上其書謂本紀列傳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卷所撰諸志須成續上今此書有紀志傳而無表劉知幾史通謂此書爲記十志三十列傳六十合百卷不言其有表隋書經籍志亦作宋書一百卷與今本卷數符合或唐以前其表早佚今本卷帙出於後人所編次歟以志序考之稱凡損益前史諸志爲八門曰律歷曰禮曰樂曰天文曰五行曰符瑞曰州郡曰百

官是律歷未嘗分兩門今本總目題卷十一志第一志序卷十二志第二歷上卷十三志第三歷下而每卷細目作志第一律志序志第二歷上志第三歷下則出於後人編目强爲分割非約原本之舊次此其明證矣八志之中惟符瑞實爲疣贅州郡惟據太康地志及何承天徐爰原本於僑置掫立併省分析多不詳其年月亦爲疏畧至於禮志合郊祀祭祀朝會輿服總爲一門以省支節樂志詳述八音衆器及鼓吹鐃歌諸樂章以存義訓如

鐸舞曲聖人制禮樂篇有聲而詞不可解者每一
句爲一斷以存其節奏義例尤善若其追述前代
晁公武讀書志譏以失於限斷爲譏然班固漢書
增載地理上叙九州創設五行演明洪範推原溯
本事有前規且魏晉並皆短祚宋承其後歷時未
久多所因仍約詳其沿革之由未爲大失亦未可
遽用糾彈也觀徐爰傳述當時修史議爲桓元等
立傳約則謂桓元盧循等身爲晉賊非關後代吳
隱謝混等義止前朝不宜濫入劉毅何無忌等志

在興復情非造宋並爲刊除歸之晉籍其申明史例又何嘗不謹嚴乎其書至北宋已多散失崇文總目謂闕趙倫之傳一卷陳振孫書錄解題謂獨闕到彥之傳今本卷四十六有趙倫之王懿張邵傳惟彥之傳獨闕與陳振孫所見本同卷後有臣穆附記謂此卷體同南史傳末無論疑非約書其言良是蓋宋初已闕此一卷後人雜取高氏小史及南史以補之取盈卷帙然南史有到彥之傳獨佚而不取又張邵傳後附見其兄子暢宜用南史

之文而不知此書卷五十九已有張暢傳忘其重出則補綴者之疎矣臣穆當即鄭穆宋史有傳嘉祐中嘗校勘宋書其所考證僅見此條盡重刊之時削除偶賸亦足見明以來之刻本隨意竄改多非古式云

南齊書五十九卷 內府刊本

梁蕭子顯撰子顯事蹟附載梁書蕭子恪傳章俊卿山堂考索引館閣書目云南齊書本六十卷今存五十九卷亡其一劉知幾史通曾鞏敘錄則皆

云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為五十九卷不言其有闕佚然梁書及南史子顯本傳實俱作六十卷則館閣書目不為無據考南史載子顯自序似是據其叙傳之詞又晁公武讀書志載其進書表云天文事秘戸口不知不敢私載疑原書六十卷為子顯叙傳末附以表與李延壽北史例同至唐已佚其叙傳而其表至宋猶存今又併其表佚之故較本傳闕一卷也又史通序例篇謂令升先覺遠述丘明史例中興於是為盛沈宋之志序蕭齊之

序錄雖以序爲名其實例也子顯雖文傷蹇躓而
義甚優長爲序例之美者今考此書良政高逸孝
義倖臣諸傳皆有序而文學傳獨無叙殆亦宋以
後所殘闕歟齊高好用圖讖梁武崇尚釋氏故子
顯於高帝紀卷一引太乙九宮占祥瑞志附會緯
書高逸傳論推闡禪理蓋牽於時尚未能釐正又
如高帝紀載王蘊之撫刀袁粲之郊飲連綴瑣事
殊乖紀體至列傳尤爲冗襍然如紀建元創業諸
事載沈攸之書於張敬兒傳述顏靈寶語於王敬

則傳直書無隱尚不失是非之公高十二王傳引陳思之表曹冏之論感懷宗國有史家言外之意焉未嘗無可節取也自李延壽之史盛行此書誦習者尠日就訛脫州郡志及桂陽王傳中均有闕文無從補正其餘字句舛誤如謝朏傳南史作詔從越雋此書作越州崔懷慎傳南史作臣子兩遂此書作兩節者又不可勝乙今貞合諸本參核異同正其灼然可知者其或無考則從闕疑之義焉

梁書五十六卷　內府刊本

唐姚思廉奉勑撰唐書思廉本傳稱貞觀三年詔思廉同魏徵撰藝文志亦稱梁書陳書皆魏徵同撰舊本惟題思廉蓋徵本監修不過參定其論讚獨標思廉不沒

按此據史通古今正史篇魏徵總知其務凡有讚論徵多預焉之文

秉筆之實也是書舊唐書經籍志及思廉本傳俱云五十卷新唐書作五十六卷考劉知幾史通謂姚察有志撰勒施功未周其子思廉憑其舊稾加以新錄述為梁書五十六卷則新唐書所據為思廉編目之舊舊唐書誤脫六字審矣思廉本推其

父意以成書每卷之後題陳吏部尚書姚察者二十五篇題史官陳吏部尚書姚察者一篇葢仿漢書卷後題班彪之例其專稱史官者殆思廉所續纂歟思廉承藉家學既素有淵源又貞觀二年先已編纂及詔入祕書省論撰之後又越七年其用力亦云勤篤中如簡文紀載大寶二年四月丙子侯景襲郢州執刺史蕭方諸而元帝紀作閏四月丙午則兩卷之內月日參差侯景傳上云張彪起義下云彪寇錢塘則數行之閒書法乖舛趙與旹

賓退錄議其於江革傳中則稱何敬容掌選序用
多非其人於敬容傳中則稱其銓序明審號為稱
職尤是非矛盾其餘事迹之複互者前後錯見證
以南史亦往往牴牾蓋著書若是之難也然持論
多平允排整次第猶具漢晉以來相傳之史法要
異乎取成衆手編次失倫者矣

陳書三十六卷 內府刊本

唐姚思廉奉勅撰劉知幾史通謂貞觀初思廉奉
詔撰成二史彌歷九載方始畢功而曾鞏校上序

謂姚察錄梁陳之事其書未就屬子思廉繼其業武德五年思廉受詔為陳書貞觀三年論撰於祕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是思廉編緝之功固不止於九載矣知幾又謂陳史初有顧野王傅縡各為撰史學士太建初中書郎陸瓊續撰諸篇姚察就加刪改是察之修史實兼採三家考隋書經籍志有顧野王陳書三卷傅縡陳書三卷陸瓊陳書四十二卷殆即察所據之本而思廉為傅縡陸瓊傳詳述撰著獨不言其修史篇第殊為疎畧

至顧野王傳稱其撰國史紀傳二百卷與隋志卷帙不符則疑隋志舛訛思廉所記得其真也察傳見二十七卷載其撰梁陳二史事甚詳是書爲奉詔所修不同私撰故不用序傳之例無庸以變古爲嫌惟察陳亡入隋爲祕書丞北絳郡開國公與同時江總袁憲諸人並稽首新朝歷踐華秩而仍列傳於陳書揆以史例失限斷矣且江總何人乃取與其父合傳尤屬自污觀李商隱贈杜牧詩有前身應是梁江總句乃借以相譽豈總之爲人唐

時尚未論定耶書中惟二卷三卷題陳吏部尚書姚察他卷則俱稱史臣蓋察先纂梁書此書僅成二卷其餘皆思廉所補撰今讀其列傳體例秩然出於一手不似梁書之參差亦以此也惟其中記傳年月閒有牴牾不能不謂之疵累然諸史皆然亦不能獨責此書矣

魏書一百十四卷 內府刊本

北齊魏收奉勅撰收表上其書凡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分爲一百三十卷今所行本爲宋劉恕范祖

禹等所校定恕等序錄謂隋魏澹更撰後魏書九十二卷唐又有張太素後魏書一百卷今皆不傳魏史惟以魏收書爲主校其亡逸不完者二十九篇各疏於逐篇之末然其據何書以補缺則恕等未言崇文總目謂澹書纔存紀一卷太素書存志二卷陳振孫書錄解題引中興書目謂收書闕太宗紀以魏澹書補之志闕天象二卷以張太素書補之又謂澹太素之書既亡惟此紀志獨存不知何據是振孫亦疑未能定也今考太平御覽皇王

部所載後魏書帝紀多取魏收書而芟其字句太宗紀亦與今本首尾符合其中轉增多數語永興四年宴羣臣於西宮使各獻直言下多弗有所諱四字泰常八年廣西宮起外牆垣周回二十里下多是歲民饑詔所在開倉賑給十一字案此數語北史有之然北史前後之文與御覽所引者絶異夫御覽引諸史之文有刪無增而此紀獨異其爲收書之原本缺抑補綴者取魏澹書而間有節損然御覽所引後魏書實不專取一家如此書卷十二孝靜帝紀亡後人所補而御覽所載孝靜紀與此書體例絶殊又有西魏孝武紀文帝紀廢帝紀

恭帝紀則疑其取諸魏澹書（隋書魏澹傳自道武下及恭帝爲十二紀劉知幾史通云澹以西魏爲眞故文帝稱紀）又此書卷十三皇后傳亡亦後人所補今以御覽相校則字句多同惟中有刪節而末附西魏五后當亦取澹書以足成之蓋澹書至宋初尚不止僅存一卷故爲補綴者所取資至澹書亦闕始取北史以補之（如崔彧蔣少游及西域傳）故崇文總目謂魏澹魏史李延壽北史與收史相亂卷第殊舛是宋初已不能辨定矣惟所補天象志二卷爲唐太宗避諱可信爲唐人之書無疑義耳

收以是書爲世所詬厲號爲穢史今以收傳考之
如云收受爾朱榮子金故减其惡其實榮之凶悖
收未嘗不書於冊至論中所云若修德義之風則
韓彭伊霍夫何足數反言見意正史家之微詞指
以虛褒似未達其文義又云楊愔高德正勢傾朝
野收遂爲其家作傳其預修國史得陽休之助因
爲休之父固作佳傳案愔之先世爲楊椿楊津德
正之先世爲高允高祐椿津之孝友亮節允之名
德祐之好學實爲魏代聞人寧能以其門祚方昌

遂引嫌不錄況北史陽固傳稱固以譏切聚斂爲
王顯所嫉因奏固剩請米麥免固官從征硤石李
平奇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謀之不云固以貪虐
先爲李平所彈也李延壽書作於唐代豈亦媚陽
休之乎又云盧同位至儀同功業顯著不爲立傳
崔綽位止功曹本無事跡乃爲首傳夫盧同希元
乂之旨多所誅戮後以乂黨罷官不得云功業顯
著綽以早狹見重於高允稱其道德固當爲傳獨
行者所不遺觀盧文訴辭徒以父位儀同綽僅功

曾較量官秩之崇卑爭專傳附傳之榮辱（魏書初定本盧同附見盧元傳崔綽自有傳後奉勅更審同立專傳綽改入附傳）是亦未足服收也蓋收恃才輕薄有驚蛺蝶之稱其德望本不足以服衆又魏齊世近著名史籍者並有子孫孰不欲顯榮其祖父既不能一一如志遂譁然羣起而攻平心而論人非南董豈信其一字無私但互考諸書證其所著亦未甚遠於是非穢史之說無乃已甚之詞乎李延壽修北史多見館中墜簡參核異同每以收書爲據其爲收傳論云勅成魏籍婉

而有章綮而不蕪志存實錄其必有所見矣今魏

澹等之書俱佚而收書終列於正史殆亦恩怨併

盡而後是非乃明歟收叙事詳贍而條例未密多

爲魏澹所駁正北史不取澹書而澹傳存其叙例

絕不爲掩其所短則公論也

北齊書五十卷內府刊本

唐李百藥奉勅撰蓋承其父德林之業纂緝成書

猶姚思廉之繼姚察也大致仿後漢書之體卷後

各繫論贊然其書自北宋以後漸就散佚故晁公

武讀書志已稱殘闕不完今所行本蓋後人取北史以補亡非舊帙矣今核其書本紀則文襄紀眘集冗雜文宣紀孝昭紀論辭重複列傳則九卷十卷十一卷十四卷十五卷二十六卷二十七卷二十九卷至四十卷俱無論贊二十八卷有贊無論十二卷四十六卷四十七卷四十八卷四十九卷有論無贊又史通引李百藥齊書論魏收云若使子孫有靈竊恐未挹高論又云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志存實錄詆訐姦私今魏收傳無此

語皆掇拾者有所未及也至如庫狄干傳之述及其子士文元斌傳之稱齊文襄則又掇拾者刊削未盡之辭矣北齊立國本淺文宣以後綱紀廢弛兵事儆擾既不及後魏之整飭疆圉復不及後周之修明法制其倚任爲國者亦鮮始終貞亮之士均無奇功偉節資史筆之發揮觀儒林文苑傳敘去其已見魏書及見周書者寥寥數人聊以取盈卷帙是其文章萎茶節目叢脞固由於史材史學不及古人要亦其時爲之也一代興亡當有專史

典章之沿革政事之得失人材之優劣於是乎有
徵焉未始非後來之鑒也

周書五十卷內府刊本

唐令狐德棻等奉勑撰貞觀中修梁陳周齊隋五
史其議自德棻發之而德棻專領周書與岑文本
崔仁師陳叔達唐儉同修晁公武讀書志稱宋仁
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募天下書而
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是正其文字其後林希
王安國上之是北宋重校尚不云有所散佚今考

其書則殘缺殊甚多取北史以補亡又多有所竄亂而皆不標其所移掇者何卷所削改者何篇遂與德棻原書混淆莫辨今按其文義粗尋梗概則二十五卷二十六卷三十一卷三十二卷三十三卷俱傳後無論其傳文多同北史惟更易北史之稱周文者爲太祖韋孝寬傳連書周文周孝閔帝則更易尚有未盡至王慶傳連書大象元年開皇元年不言其自周入隋尤剽取北史之顯證矣又如韋孝寬傳末刪北史兄夐二字則韋夐傳中所

云與孝寬並馬者事無根源盧辯傳中刪去其曾事節閔帝事則傳中所云及帝入關者語不可曉是皆率意刊削遂成疎漏至於遺文脫簡前後叠出又不能悉為補綴蓋名為德棻之書實不盡出德棻且名為移掇李延壽之書亦不盡出延壽特大體未改而已劉知幾史通曰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書文而不實雅而不檢真迹甚寡客氣尤繁尋宇文開國之初事由蘇綽軍國詞令皆準尚書太祖勑朝廷他文悉準於此蓋史

臣所記皆稟其規柳虬之徒從風而靡案綽文雖去彼淫麗存茲典實而陷於矯枉過正之失乖乎適俗隨時之義苟記言若是則其謬愈多爰及牛宏彌尚儒雅即其舊事因而勒成務累清言罕逢佳句而令狐不能別求他述用廣異聞惟憑本書重加潤色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實錄又議其以王劭蔡允恭蕭韶蕭大圜裴政杜臺卿之書中有俚言故致遺略其詆諆德棻甚力然文質因時紀載從實周代既文章爾雅仿古製言載筆者勢

不能易彼姸辭改從俚語至於敵國詆誇里巷謗誹削而不書史之正體豈能用是為譏議哉況德棻旁徵簡牘意在摭實故元偉傳後於元氏戚屬事迹湮没者猶考其名位連綴附書固不可槩斥為疎畧庾信傳論仿宋書謝靈運傳之體推論六義源流於信獨致微辭良以當時儷偶相高故有意於矯時之弊亦可見其不尚虚詞矣知幾所云非篤論也晁公武讀書志祖述其語掩為已說聽聲之見尤無取焉

隋書八十五卷內府刊本

唐魏徵等奉勅撰貞觀三年詔徵等修隋史十年成紀傳五十五卷十五年又詔修梁陳齊周隋五代史志顯慶元年長孫無忌上進據劉知幾史通所載撰紀傳者爲顏師古孔穎達案集古錄據穎達墓碑謂碑稱與魏鄭公同修隋書而傳不著蓋但據舊唐書言之未考知幾書也撰志者爲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令狐德棻案宋刻隋書之後有天聖中校正舊跋稱同修紀傳者尚有許敬宗同修志者尚有敬播至每卷分題舊本十志

內惟經籍志題侍中鄭國公魏徵撰五行志序或云褚遂良作紀傳亦有題太子少師許敬宗撰者今從衆本所載紀傳題以徵志題以無忌云云是此書每卷所題撰人姓名在宋代已不能畫一至天聖中重刊始定以領修者爲主分題徵及無忌也其紀傳不出一手間有異同如文帝本紀云善相者趙昭而藝術傳則作來和又本紀云以賀若弼爲楚州總管而弼本傳則作吳州蓋卷帙浩繁牴牾在所不免至顧炎武日知錄所摘突厥傳中

上言沙鉢畧可汗擊阿波破擒之下言雍虞閭以隋所賜旗鼓西征阿波敵人以爲隋兵所助多來降附遂生擒阿波一條則疑上文本言擊阿波破之傳寫誤衍一擒字炎武以爲一事重書似未必然也其十志最爲後人所推而或疑其失於限斷考史通古今正史篇稱太宗以梁陳及齊周隋氏並未有書乃命學士分修仍以秘書監魏徵總知其務始以貞觀三年創造至十八年方就合爲五代紀傳幷目錄凡二百五十二卷書成下於史閣

惟有十志斷爲三十卷尋擬續奏未有其文太宗崩後刊勒始成其篇第編入隋書其實別行俗呼爲五代史志云云是當時梁陳齊周隋五代史本連爲一書十志即爲五史而作故亦通括五代其編入隋書特以隋於五史居末非專屬隋也後人五史各行十志遂專稱隋志實非其舊乃議其兼載前代是全不核始末矣惟其時晉書已成而律歷志所載備數和聲審度嘉量衡權五篇天文志所載地中晷景漏刻經星中宮二十八舍十煇諸

篇皆上溯魏晉與晉志複出殊非史體且同出李
淳風一人之手亦不應自剿已說殆以晉書不在
五史之數故不相避歟五行志體例與律歷天文
二志頗殊不類淳風手作疑宋時舊本題褚遂良
撰者未必無所受之地理志詳載山川以定疆域
百官志辨明品秩以別差等能補蕭子顯魏收所
未備惟經籍志編次無法述經學源流每多舛誤
如以尚書二十八篇為伏生口傳而不知伏生自
有書教齊魯間以詩序為衛宏所潤益而不知傳

自毛亨以小戴禮記有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為馬融所增益而不知劉向别録禮記已載此三篇在十志中為最下然後漢以後之秕文惟藉是以考見源流辨别眞偽亦不以小疵為病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六

史部二

正史類二

南史八十卷內府刊本

唐李延壽撰延壽事蹟附載新唐書令狐德棻傳延壽承其父大師之志爲北史南史而南史先成就正於令狐德棻其乖失者嘗爲改定宋人稱延壽之書刪煩補闕爲近世佳史顧炎武日知錄又摘其李安民諸傳一事兩見爲紀載之疎以今考

之本紀刪其連綴諸臣事跡列傳則多刪詞賦意存簡要殊勝本書然宋齊梁陳四朝九錫之文符命之說告天之詞皆沿襲虛言無關實證而備書簡牘陳陳相因是芟削未盡也且合累朝之書勒爲通史發凡起例宜歸畫一今延壽於循吏儒林隱逸傳旣遞載四朝人物而文學一傳乃因宋書不立此目遂始於齊之邱靈鞠豈宋無文學乎孝義傳搜綴湮落以備闕文而蕭矯妻羊氏衛敬瑜妻王氏先後互載男女無別將謂史不當有列女

傳乎況北史謂周書無文苑傳遂取列傳中之庾信王襃入於文苑則宋之謝靈運顏延之何承天裴松之諸人何難移冠文苑之前北史謂魏隋有列女傳齊周並無此篇今又得趙氏陳氏附備列女則宛陵女子等十四人何難取補列女之闕書成一手而例出兩岐尤以矛陷盾蔑蔑無以自解者矣葢延壽當日專致力於北史南史不過因其舊文排纂刪潤故其減字節句每失本意間有所增益又緣飾爲多如宋路太后傳較宋書爲詳然

沈約修史工於詆毀前朝而不載路太后飲酒置毒之事當亦撥以前後恩慈不應存此異說也延壽采雜史爲實錄又豈可盡信哉然自宋畧齊春秋梁典諸書盡亡其備宋齊梁陳四史之參校者獨賴此書之存則亦何可竟廢也

北史一百卷內府刊本

唐李延壽撰延壽表進其書稱本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八卷爲北史與今本卷數符合文獻通考作八十卷者誤也延壽既與修隋書十志又世居北

士見聞較近參覈同異於北史用力獨深故敘事詳密首尾典贍如載元韶之姦利彭樂之勇敢郭琰沓龍超諸人之節義皆具見特書酈道元於酷吏附陸法和於藝術離合編次亦深有別裁視南史之多仍舊本者迥如兩手惟其以姓為類分卷無法南史以王謝分支北史亦以崔盧繫派故家世族一例連書覽其姓名則同爲父子稽其朝代則各有君臣參錯混淆殆難辨別甚至長孫儉附長孫嵩傳薛道衡附薛辨傳遙遙華冑下逮雲

仍隔越抑又甚矣考延壽之敘次列傳先以魏宗
室諸王次及魏臣又次以齊宗室及齊臣下逮周
隋莫不皆然凡以勒一朝始末限斷分明乃獨於
一二高門自亂其例深所未安至於楊素父子有
關隋室興亡以其系出宏農遂附見魏臣楊敷傳
後又魏收及魏長賢諸人本非父子兄弟以其同
爲魏姓遂合爲一卷尤爲舛迕觀延壽敘例凡累
代相承者皆謂之家傳豈知家傳之體不當施於
國史哉且南北史雖曰二書實通爲一家之著述

故延壽於裴藴傳云祖之平父忌南史有傳王頒傳云父僧辯南史有傳即互相貫通之旨也乃南史既有晉熙王昶傳矣北史復有劉昶傳南史既有鄱陽王寶寅傳矣北史復有蕭寶寅傳南史既有豫章王綜樂良王大圜傳矣北史復有蕭贊（蕭綜入魏改名贊）蕭大圜傳宋修之薛安都諸人南史則取諸宋書北史則取諸魏書不爲刪併殆專意北史無暇追刪南史以致有此誤乎然自宋以後魏書北齊書周書皆殘缺不全惟此書僅麥鐵杖傳有

闕文苟濟傳脫去數行其餘皆卷帙整齊始末完具徵北朝之故實者終以是書爲依據故雖八書具列而二史仍並行焉

舊唐書二百卷内府刊本

晉劉昫等奉勅撰五代史記昫本傳不言昫撰此書史漏畧也自宋嘉祐後歐陽修宋祁等重撰新書此書遂廢然其本流傳不絕儒者表昫等之長以攻修祁等之短者亦不絕今觀所述大抵長慶以前本紀惟書大事簡而有體列傳敘述詳明贍

而不穢煩能存班范之舊法長慶以後本紀則詩話書序婚狀獄詞委悉具書語多支蔓如文宗紀云上每誦杜甫曲江行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乃知天寶以前曲江四岸皆有行宮臺殿百司廨署又云戶部侍郎判度支王彥威進所撰供軍圖略其序云云武宗紀云右庶子呂讓進狀亡兄溫女太和七年嫁左衛兵曹蕭敏生二男開成三年敏心疾乖忤因而離婚今敏日愈却乞與臣姪女配合又云御史臺奏據三司推勘吳湘獄謹具逐人罪狀如後揚州都虞候盧行立劉羣於會昌二年五月十四日于阿顏家喫酒云云列傳則多敘官資曾無事實或但載寵遇不具首尾如夏侯孜傳祇載歷官所至及責讓詔詞不及一事朱朴傳祇載其相昭宗而不及其始末所謂繁略不均者誠如宋人

之所譏撥崇文總目初吳兢撰唐史自剏業訖於開元凡一百一十卷韋述因兢舊本更加筆削刊去酷吏傳爲紀志列傳一百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史官于休烈又增肅宗紀二卷史官令狐峘等復於紀志傳隨篇增輯而不加卷帙爲唐書一百三十卷是唐書舊稿實出吳兢雖衆手續增規模未改昫等用爲藍本故具有典型觀順宗紀論題史臣韓愈憲宗紀論題史臣蔣係此因仍前史之明證也至長慶以後史失其官無復善本昫等自

採雜說傳記排纂成之動乖體例良有由矣至於卷一百三十二既有楊朝晟傳卷一百四十四復爲立傳蕭穎士既附見於卷一百二復見於卷一百九十文苑傳宇文韶諫獵表既見於卷六十二復見於卷六十四蔣乂諫張茂宗尚主疏既見於卷一百四十一復見於卷一百四十九輿服志所載條議亦多同列傳之文蓋李崧賈緯諸人各自編排不相參校昫掌領修之任曾未能鉤稽本末使首尾貫通舛漏之譏亦無以自解平心而論蓋

瑕瑜不掩之作黨新書者必謂事事勝舊書黨舊書者又必謂事事勝新書皆偏見也我

皇上獨秉

睿裁定於正史之中二書並列相輔而行誠千古至公之道論史諸家可無庸復讚一議矣

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內府刊本

宋歐陽修宋祁等奉勅撰其監修者則曾公亮故書首進表以公亮爲首陳振孫書錄解題曰舊例修書止著官高一人名銜歐公曰宋公於我爲前

輩且於此書用力久何可沒也遂於紀傳各著之
宋公感其退遜故書中列傳題祁名本紀表志題
修名然考附書諸志已有此例實不始於修與祁
又宋史呂夏卿傳稱宰相世系表夏卿所撰而書
中亦題修名則仍以官高者為主特諸史多用一
人此用二人為異耳是書本以補正劉昫之舛漏
自稱事增於前文省於舊劉安世元城語錄則謂
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而未明其所以然今即其
說而推之史官記錄具載舊書今必欲廣所未備

勢必蒐及小說而至於猥雜唐代詞章體皆詳贍今必欲減其文句勢必變為澀體而至於詰屈安世之言所謂中其病源者也若夫史漢本紀多載詔令古文簡質至多不過數行耳唐代王言率崇縟麗駢四儷六累牘連篇宋敏求所輯唐大詔令多至一百三十卷使盡登紀傳天下有是史體乎祁一例刊除事非得已過相訾議未見其然至於呂夏卿私撰兵志見晁氏讀書志宋祁別撰紀志見王得臣麈史則同局且私心不滿書甫頒行吳

續糾謬即踵之而出其所攻駁亦未嘗不切中其失然一代史書網羅浩博門分類别端緒紛拏出一手則精力難周出衆手則體裁互異爰從三史以逮八書牴牾參差均所不免不獨此書爲然吕宋之書未知優劣吳縝所糾存備考證則可因是以病新書則一隅之見矣

新唐書糾謬二十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吳縝撰縝字廷珍成都人嘗以朝散郎知蜀州後歷典數郡皆有惠政其著此書專以駁正新唐

書之訛誤凡二十門四百餘事初名糾謬後改爲辨證而紹興間長樂吳元美刊行於湖州仍題曰糾謬故至今尚沿其舊名王明清揮麈錄稱歐陽修重修唐書時縝嘗因范鎮請預官屬之末修以其年少輕佻拒之縝鞅鞅而去及新書成乃指摘瑕疵爲此書晁公武嘗引張九齡爲相事謂其誤有詆訶今觀其書實不免有意掊擊如第二十門字書非是一條至歷指偏傍點畫之訛以譏切修等夫修史者但能編撰耳至繕錄刊刻責在校讐

縝槩歸過於修等誠未免有意索瘢然歐宋之作
新書意主文章而疎於考證牴牾蹐駁本自不少
縝自序中所舉八失原亦深中其病不可謂無裨
史學也今世所行刊本第二十卷柳宗元傳至蘇
定方傳凡六條皆全脫而錯入第六卷鄭潛曜姓
不同以下四條之文重複舛誤已非完書獨兩淮
所進本尚屬南宋舊槧其柳宗元傳六條原文具
在謹據以訂正焉

舊五代史一百五十卷目錄二卷永樂大典本

宋薛居正等奉敕撰考晁公武讀書志云開寶中詔修梁唐晉漢周書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同修宰相薛居正等監修玉海引中興書目云開寶六年四月戊申詔修五代史七年閏十月甲子書成凡百五十卷目錄二卷爲紀六十一志十二傳七十七多據累朝實錄及范質五代通錄爲稿本其後歐陽修別撰五代史記七十五卷藏於家修殁後官爲刊印學者始不專習薛史然二書猶並行於世至金章宗泰和七年詔學

官止用歐陽史於是薛史遂微元明以來罕有援
引其書者傳本亦漸就湮沒惟明內府有之見於
文淵閣書目故永樂大典多載其文然割裂淆亂
已非居正等篇第之舊恭逢
聖朝右文稽古網羅放佚零縑斷簡皆次第編摩臣等
謹就永樂大典各韻中所引薛史甄錄條繫排纂
先後檢其篇第尚得十之八九又考宋人書之徵
引薛史者每條采錄以補其闕遂得依原書卷數
勒成一編晦而復彰散而復聚殆實有神物呵護

以待時而出者遭逢之幸洵非偶然也歐陽修文章遠出居正等上其筆削體例亦特謹嚴然自宋時論二史者即互有所主司馬光作通鑑胡三省作通鑑注皆專據薛史而不取歐史沈括洪邁王應麟輩爲一代博洽之士其所著述於薛歐二史亦多兼採而未嘗有所軒輊蓋修所作皆刊削舊史之文意主斷制不肯以紀載叢碎自貶其體故其詞極工而於情事或不能詳備至居正等奉詔撰述本在宋初其時秉筆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見

闕較近祀傳皆首尾完具可以徵信故異同所在
較核事迹往往以此書為長雖其文體不弱不免
敘次煩冗之病而遺聞瑣事反藉以獲傳實足為
考古者參稽之助又歐陽止述司天職方二考而
諸志俱闕凡禮樂職官之制度選舉刑法之沿革
上承唐典下開宋制者一槩無徵亦不及薛史諸
志為有裨於文獻蓋二書繁簡各有體裁學識兼
資難於偏廢昔修與宋祁所撰新唐書事增文省
足以括劉昫舊書而昫書仰荷

皇上表章今仍得列於正史況是書文雖不及歐陽而事迹較備又何可使隱没不彰哉謹考次舊文釐爲梁書二十四卷唐書五十卷晉書二十四卷漢書十一卷周書二十二卷世襲列傳二卷僭僞列傳三卷外國列傳二卷志十二卷共一百五十卷别爲目錄二卷而蒐羅排纂之意則著於凡例兹不贅列焉

新五代史記七十五卷內府刊本

宋歐陽修撰本名新五代史記世稱五代史者省

其文也唐以後所修諸史惟是書爲私撰故當時
未上於朝修殁之後始詔取其書付國子監開雕
遂至今列爲正史大致褒貶祖春秋故義例謹嚴
敘述祖史記故文章高簡而事實則不甚經意諸
家攻駁散見他書者無論其特勒一編者如吳縝
之五代史纂誤楊陸榮之五代史志疑引繩批根
動中要害雖吹求或過要不得謂之盡無當也然
則薛史如左氏之紀事本末該具而斷制多疎歐
史如公穀之發例褒貶分明而傳聞多謬兩家之

並立嘗如三傳之俱存尊此一書謂可兼賅五季是以名之輕重爲史之優劣矣且周官太史掌國之六典漢法亦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史之所職兼司掌故八書十志遷固相因作者沿波遞相撰述使政刑禮樂沿革分明皆所謂國之大紀也修作是書僅司天職方二考寥寥數頁餘槩從刪雖曰世衰祚短文獻無徵然王溥五代會要蒐輯遺編尚裒然得三十卷何以經修編錄乃至全付闕如此由信史通之謬談劉知幾欲廢表志見史通表歷書志二篇成兹偏

見元纂宋遼金三史明纂元史

國朝纂明史皆仍用舊規不從修例豈非以破壞古法不可以訓乎此書之失此爲最大若不考韓通之褒贈案宋太祖褒贈韓通勑今載宋文鑑中有所諱而不立傳者一節偶誤諸史類然不足以爲修病也修之文章冠冕有宋此書一筆一削尤具深心其有裨於風教者甚大惟其考證之疏則有或不盡知者故具論如右俾來者有所別白其註爲徐無黨作頗爲淺陋相傳已久今仍並錄之焉

五代史記纂誤三卷　永樂大典本

宋吳縝撰案周密齊東野語曰劉羲仲道原之子也案道原劉恕之字也道原以史學自名羲仲世其家學摘歐公五代史之訛爲糾謬一書以示坡公公曰往歲歐公著此書初成荆公謂余曰歐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爲之乎余固辭不敢當夫爲史者網羅千百載之事其間豈無小得失邪余所以不敢當荆公之托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於其後耳云云據其所說似乎此書爲劉羲仲作

然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此書五卷宋史藝文志載此書三卷雖卷數小異然均題纘作不云羲仲又晉引揮麈錄之言亦稱纘有此書而不辨其爲一爲二案揮麈錄所云乃新唐書糾謬此引爲五代史誤則晉亦自疑其說蓋傳聞異詞不足據也是書南渡後嘗與新唐書糾謬合刻於吳興附唐書五代史末今糾謬尚有槧本流傳而是書久佚惟永樂大典頗載其文採掇裒集猶能得其次序晁公武稱所列二百餘事今檢驗僅一百十二事約存原書

十之五六然梗概已畧具矣歐陽修五代史義存褒貶而考證則往往疎舛如司馬光通鑑考異所辨晉王三矢付莊宗等事洪邁容齋三筆所摘失載朱梁輕賦等事皆訛漏之甚者至徐無黨注不知參核事蹟寥寥數語尤屬簡陋績一一抉其訛誤無不疏通剖析切中癥結故宋代頗推重之章如愚山堂考索亦具列紀傳不同各條以明此書之不可以不作未可遽以輕議前修斥其浮薄至如所稱唐明宗紀趙鳳能條徐無黨注中忘其日

三字檢今本無之又晉出帝紀射雁于繁臺句今本並無雁字周太祖紀之甲辰當作甲申今本亦正作甲申不作甲辰纘既糾修誤不應覔搆虛詞或後來校刻五代史者因其說而追改之耶謹依宋史目次釐爲三卷其間有與薛史同異者並畧加附識於下以備考証焉

宋史四百九十六卷內府刊本

元托克托等奉敕撰托克托原作脫脫今改正其總目題本紀四十七志一百六十二表三十二列傳二百五

十五然卷四百七十八至卷四百八十三實爲世家六卷總目未列葢偶遺也其書僅一代之史而卷帙幾盈五百檢校既已難周又大旨以表章道學爲宗餘事皆不甚措意故舛謬不能殫數柯維騏宋史新編僅引容齋五筆辨正向敏中李中諤數事未能旁及其後沈世泊撰宋史就正編綜覈前後多所匡糾如謂高宗紀紹興二十年八月戊戌洪皓至自燕而洪皓傳作七月見於內殿朱倬傳宣和五年登進士第據徽宗紀則宣和六年策

進士是爲甲辰科實非五年此紀傳之互異也宋準傳云李昉知貢舉擢準甲科會貢士徐士廉擊登聞鼓訴昉取捨非當太宗怒召準覆試後遂行殿試據選舉志則開寶六年御殿給紙筆別賜殿試遂爲常制是太祖時事誤作太宗蘇舜欽傳云康定中河東地震舜欽詣匭通疏據五行志則地震在寶元元年康定止一年無地震事此志傳之互異也杜太后傳云母范氏生五子三女太后居長而杜審琦傳則云審琦昭憲皇太后之兄太后

昆仲五人審琦居長又太后傳云生太祖太宗秦王廷美據廷美傳則其母爲陳國夫人耿氏張浚傳云浚擢殿中侍御史駕幸東南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逼逐諫臣墜水死浚奏奪世忠觀察使據韓世忠傳世忠乃左軍統制非後軍統制案本紀後軍統制爲張俊紀又云後軍將孫琦等作亂逼左正言盧臣中墜水死不言世忠又滕康傳世忠以不能戢所部坐贖金康復論世忠無赫赫功詔降世忠一官是奏奪世忠觀察使者乃滕康非張浚此傳文前後之互異也譏宋史者謂諸傳

載祖父之名而無事實似誌銘之體詳官階之遷除而無所刪節似申狀之文然好之者或以爲世系官資轉可藉以有考及証以他書則宋史諸傳多不足憑如晁補之傳云太子少傅迥五世孫宗慤之曾孫也父端友據黃庭堅爲補之父端友撰誌銘云晁氏世載遠矣有諱迥者以太子少保致仕諡文元君之曾王父諱迪贈刑部侍郎王父諱宗簡贈吏部尚書父諱仲偃庫部員外郎刑部視文元母弟也是補之實非迥五世孫又晁迥傳云

迥子宗愨據曾鞏南豐集宗愨父名邈是補之實非宗愨曾孫謝絳傳云祖懿文父濤據范仲淹撰謝濤誌銘懿文生崇禮崇禮生濤濤生絳是謝絳實爲懿文曾孫然則所述世系豈足盡信哉洪邁傳云乾道二年知吉州六年知贛州辛卯歲飢十一年知婺州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淳熙改元進煥章閣學士據本紀淳熙十四年有翰林學士洪邁言則淳熙改元當作紹熙改元乾道無十三年傳云辛卯歲飢爲乾道七年則十三年上宜加淳熙

二字又遡以淳熙十年知太平州今瑞麻讚姑孰帖尚在太平而傳文闕載然則所叙官資又豈可盡信哉至於宋師伐遼高鳳以易州來歸見北盟會編而宋史誤作郭藥師紹興中趙鼎以奉國軍節度使出知紹興府見熊克編年錄而宋史誤作忠武軍失載王堅之守城不降與林同之題壁自盡忠義之士尚多闕落尤為疎漏之大者矣其所攻駁皆一一切中其失然其前後複沓牴牾尚不止此世泊亦不能悉舉也蓋其書以宋人國史為

稿本宋人好述東都之事故史文較詳建炎以後稍略理度兩朝宋人罕所紀載故史傳亦不具首尾文苑傳止詳北宋而南宋僅載周彦邦等數人循吏傳則南宋更無一人是其明證至於南唐劉仁贍之死節歐陽修五代史記司馬光通鑑俱為之証明而此書仍作以城降李𣸣終於遼未嘗入宋見遼史本傳而此書仍附於李濤傳是於久列學官之書共在史局之稿尚不及互相勘證則其他抑可知矣自柯維騏以下屢有改修然年代綿

遺舊籍散亡仍以是書爲稿本小小補苴亦終無以相勝故考兩宋之事終以原書爲據迄今竟不可廢焉

遼史一百十六卷內府刊本

元托克托等奉勅撰至正三年四月詔儒臣分撰四年三月書成爲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國語解一卷考遼制書禁甚嚴凡國人著述惟聽刊行於境內有傳於鄰境者罪至死兒沈括夢溪筆談僧行均龍龕手鏡條下葢國之虛實不以示敵

用意至深然以此不流播於天下迨五京兵燹之
後遂至舊章散失澌滅無遺覩袁桷修三史議蘇
天爵三史質疑知遼代載籍可備修史之資者寥
寥無幾故當時所據惟耶律儼陳大任二家之書
見聞既隘又蕆功於一載之內無暇旁搜潦草成
編實多疏畧其間左支右詘痕跡灼然如每年遊
幸既具書於本紀矣復爲遊幸表一卷部族之分
合既詳述於營衛志矣復爲部族表一卷屬國之
貢使亦具見於本紀矣復爲屬國表一卷義宗之

弃唐章莭之爭國既屢見於紀志表矣復累書於列傳文學僅六人而分為兩卷伶官宦官本無可紀載而强綴三人此其重複瑣碎在史臣非不自知特以無米之炊足窮巧婦故不得已而縷割分隸以求卷帙之盈勢使之然不足怪也然遼典雖不足徵宋籍非無可考東都事畧載遼太宗建國號大遼聖宗即位改大遼為大契丹國道宗咸雍二年復改國號大遼考重熙十六年釋迦佛舍利鐵塔記石刻今尚在興中故城今名古爾板蘇巴爾漢譯言三塔也

其文稱維大契丹國興中府重熙十五年丙戌歲十一月丁丑朔云云與王偁所記合而此書不載是其於國號之更改尚未詳也文獻通考稱遼道宗改元壽昌洪遵泉志引李季興東北諸蕃樞要云契丹主天祚年號壽昌又引北遼通書云天祚即位壽昌七年改為乾統而此書作壽隆殊不思聖宗諱隆緒道宗為聖宗之孫何至紀元而犯祖諱考今興中故城東南七十里柏山有安德州靈巖寺碑稱壽昌初元歲次乙亥又有玉石觀音像

唱和詩碑稱壽昌五年九月又易州有興國寺太
子誕聖邑碑稱壽昌四年七月均與洪遵所引合
又老學菴筆記載聖宗改號重熙後避天祚嫌名
追稱重熙曰重和考興中故城鐵塔旁記有天慶
二年釋迦定光二佛舍利塔記稱重和十五年鑄
鐵塔與陸游所記亦合而此書均不載是其於改
元之典章多舛漏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又稱據
太子聖誕邑碑諸人結銜知遼制有知軍州事通
判軍州事知縣事之名而百官志亦不載是其於

制度有遺闕也至厲鶚遼史拾遺所摭更不可以僕數此則考證未詳不得委之文獻無徵矣然其書以實錄爲憑無所粉飾如宋史載太平興國七年戰於豐州據此書則云宋使請和宋史忠義傳有康保裔據此書則云保裔被擒而降後爲昭順軍節度使審其事勢遼史較可徵信此三史所由並行而不可偏廢歟

遼史拾遺二十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厲鶚撰鶚字太鴻錢塘人康熙庚子舉人是書

拾遼史之遺有註有補均摘錄舊文爲綱而參考
他書條列於下凡有異同悉分析考證綴以按語
國語解先後次第與目錄有不合者亦悉爲釐正
又補輯遼境四至及風俗物產諸條於後其中如
劉守光自爲節度使唐書及五代史列傳載之最
詳乃獨取資治通鑑一條李嗣源之救幽州不引
契丹國志亦僅引通鑑王都敗唐兵五代史與諸
書互有同異而不加考辨金克中京大金國志敘
次最悉乃獨取松漠紀聞數言保大以後遼事載

於宋史紀傳者最多皆畧而不取似此之類皆頗有所遺又蘭亭石刻之類蔓延鋪叙與史事毫無所關亦未免嗜博愛奇傷於泛濫然元修三史莫繁冗於宋莫疎畧於遼鶚採摭羣書至三百餘種均以旁見側出之文參考而求其端緒年月事迹一一鉤稽其補唐中和諸人之傳及禮志之補憣勝樂志之補瑶帳輿服志之補金冠窄袍食貨志之補賦稅名目皆採輯散佚足備考證鶚樊榭詩集中自稱所注遼史比於裴松之之三國史注亦

有以也至於卷末國語解對音舛誤名義多乖由

作史者昧於翻譯故因仍故牘致失其真鶚雖

正其次第而索倫舊語既非所知故舊史駁文未

能考定今三史國語悉蒙

欽定一洗前代之訛足以昭示萬古鶚所附贅存而不

論可矣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內府刊本

元托克托等奉勅撰凡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

四卷列傳七十三卷金人肇基東海奄有中原制

度典章彬彬爲盛徵文考獻具有所資即如大金弔伐一錄自天輔七年交割燕雲及天會三年再舉伐宋五年廢宋立楚至康王南渡所有國書誓詔冊表文狀指揮牒檄以載於故府案牘者具有年月得以編次成書是自開國之初即已遺聞不墜文藝傳稱元好問晚年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制幾及漢唐國亡史作已所當任時金國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乃言於張願爲撰述既因有阻而止乃搆野史亭著述其上凡金源

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片紙細字爲記錄至百餘萬言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又稱劉祁撰歸潛志於金末之事多有足徵是相承纂述復不乏人且考阿魯台等進書表稱張柔歸金史於其前王鶚輯金事於其後是以纂修之命見諸敷遺之謀延祐申舉而未遑天歷推行而弗竟是元人之於此書經營已久與宋遼二史取辦倉卒者不同故其首尾完密條例整齊約而不疏贍而不蕪在三史之中獨爲最善如載世紀於卷首

而列景宣帝睿宗顯宗於世紀補則酌取魏書之例歷志則采趙知微之大明歷而兼考渾象之存亡禮志則掇韓企先等之大金集禮而兼及雜儀之品節河渠志之詳於二十五埽百官志之首敘建國諸官咸本本元元具有條理食貨志則因物力之微而嘆其初法之不慎選舉志則因令史之正班而推言仕進之末弊交聘表則數宋人三失而惜其不知守險不能自強皆切中事機意存殷鑒卓然有良史之風惟其列傳之中頗多疎舛如

楊朴佐太祖開基見於遼史而不爲立傳晉王宗翰之上書乞免見北盟會編潞王宗弼之遺令處分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皆有關國政而本傳不書海陵之失德既見於本紀而諸嬖之猥褻復詳述於后妃傳王倫以奉使被留未嘗受職而傳列於酈瓊李成之後張邦昌傳既云宋史有傳事具宗翰等傳而後復引本紀之文列於劉豫之前皆乖體例至昌本之南走施宜生之泄謀宇文虛中之謗訕傳聞異辭皆未能核定亦由於祇據實錄

未暇旁考諸書然宋史載兩國兵事多採掇宋人所記不免浮詞如采石之戰其將海陵士卒聞大定改元離心自潰虞允文攘以為功殊非事實此書所載獨得其真泰和以後諸臣傳尤能悉其情事蓋好問等得諸目睹與傳聞異詞者殊也卷三十三卷七十六中有闕文蓋明代監板之脫誤今以

內府所藏元板校補仍為完帙云

元史二百十卷内府刊本

明宋濂等奉勅撰洪武二年得元十三朝實錄命修元史以濂及王褘爲總裁二月開局天寧寺八月書成而順帝一朝史猶未備乃命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採其遺事明年二月詔重開史局閱六月書成爲紀四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列傳一百十四卷書始頒行紛紛然已多竊議迨後來遞相考證紕漏彌彰顧炎武日知錄摘其趙孟頫諸傳備書上世贈官仍誌銘之文不知芟削河渠志言耿參政祭祀志言田司徒引案牘之語失於

爲裁朱彝尊曝書亭集又謂其急於成書故前後複出因舉其一人兩傳者條其篇目爲倉猝失檢之病然元史之舛駁不在於蕆事之速而在於始事之驟以後世論之元人載籍之存者說部文集尚不下一二百種以訂史傳時見牴牾不能不咎考訂之未密其在當日則重開史局距元亡二三年耳後世所謂古書皆當日時人之書也其時有未著者有著而未成者有成而未出者勢不能裒合衆說參定異同考徐一夔始豐稿有重開史局

時與王禕書云近代論史者莫過於日歷日歷者史之根柢也至起居注之設亦專以甲子起例蓋紀事之法無踰此也元則不然不置日歷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遣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易一朝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錄而已其於史事固甚疎畧幸而天歷間虞集倣六典法纂經世大典一代典章文物粗備是以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實錄又有經世大典可以參稽𨽻而成書若順帝二十六年之事既無實錄可據又無參

稽之書惟憑採訪以足成之竊恐事未必覈言未必馴首尾未必貫穿也云云則是書之疎漏未經屬草以前一夔已預知之非盡濂等之過矣惟是事蹟雖難以遽詳其體例則不難自定其訛脫則不難自校也今觀是書三公宰相分爲兩表禮樂合爲一志又分祭祀與服爲兩志列傳則先及釋老次以方技皆不合前史遺規而刪除藝文一志收入列傳之中遂使無傳之人所著皆不可考尤爲乖迕又帝紀則定宗以後憲宗以前闕載者三

年未必實錄之中竟無一事其爲漏落顯然至於
姚燧傳中述其論文之語殆不可曉証以元文類
則引其送暢純甫序而互易其問答之辭殊爲顛
倒此不得委諸無書可檢矣是則濂等之過無以
解於後人之議者耳解縉集有與吏部侍郎董倫
書稱元史舛誤承命改修云云其事在太祖末年
豈非太祖亦覺其未善故有是命歟若夫歷志載
許衡郭守敬之歷經李謙之歷議而并及庚午元
歷之未嘗頒用者以証其與同地理志附載濟見

胥河源考而取朱思本所繹梵字圖書分註於下

河渠志則北水兼及於盧溝河御河南水兼及於

鹽官海塘龍山河道並詳其繕濬之宜未嘗不可

爲考古之證讀者參以諸書而節取其所長可也

欽定遼金元三史國語解四十六卷

乾隆四十六年奉

勅撰考譯語對音自古已然公羊傳所稱地物從中國

邑人名從主人是也譯語兼釋其名義亦自古已

然左傳所稱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穀梁傳所稱

吳謂善伊謂稻綏號從中國名從主人是也間有音同字異者如天竺之爲捐篤身毒印度烏桓之爲烏丸正如中國文字偶然假借如歐陽漢碑作歐羊包胥戰國策作勃蘇耳初非以字之美惡分別愛憎也自魏書改柔然爲蠕蠕比諸蠕動已屬不經唐書謂回紇改稱回鶻取輕健如鶻之意更爲附會至宋人武備不修鄰敵交侮力不能報乃區區修隙於文字之間又不通譯語竟以中國之言求外邦之義如趙元昊自稱兀卒轉爲吾祖遂

謂吾祖爲我翁罕鴟巴本屬蕃名乃以與曾淳甫作對以鴟巴鶻脯爲惡謔積習相沿不一而足元托克托等修宋遼金三史多襲舊文不加刊正考其編輯成書已當元末是時如台哈布哈號爲文士今所傳納新作迺賢今改正案納新原本誤金臺集首有所題篆字亦自署曰泰不華居然訛異蓋舊俗已漓併色目諸人亦不甚通其國語宜諸史之訛謬百出矣迨及明初宋濂等纂修元史以八月告成事迹挂漏尚難殫數前代譯語更非所諳三史所附國

語解頗舛支離如出一轍固其宜也我
皇上聖明天縱邁古涵今洞悉諸國之文灼見舊編之
誤
特命館臣詳加釐定併一一
親加指示務得其真以索倫語正遼史凡十卷首君名
附以后妃皇子公主次宮衛附以軍名次部族附
以屬國次地理次職官次人名次名物共七門以
滿洲語正金史凡十二卷首君名附以后妃皇子
次部族次地理次職官附以軍名次姓氏次人名

附以名物共六門以蒙古語正元史凡二十四卷首帝名附以后妃皇子公主次宮衛附以軍名次部族附以國名次地理次職官次人名次名物共七門各一一著其名義詳其字音字音爲漢文所無者則兩合三合以取之分析微茫窮極要窅即不諳繙譯之人繹訓釋之明悟語聲之轉亦覺釐然有當於心而恍然於舊史之誤也蓋自

欽定三合切音清文鑑出而

國語之精奥明至此書出而前史之異同得失亦明

不但宋明二史可據此以刊其譌卽四庫之書凡

人名地名官名物名涉於三朝者均得援以改正

使音訓皆得其真

聖朝考文之典洵超軼乎萬禩矣

明史三百三十六卷內府刊本

國朝保和殿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勅撰乾隆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書成表

進凡本紀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一十三卷列傳

二百二十卷目錄四卷其進表有曰仰惟

聖祖仁皇帝搜圖書於金石羅耆俊於山林創事編摩寬
其歲月恭康熙十八年始
詔修明史並
召試彭孫遹等五十八入館纂修以紀載浩繁異同岐出
遞相考証未遽定也又曰我
世宗憲皇帝重申公慎之旨載詳討論之功臣等於時恭
勅充總裁官率同纂修諸臣開館排輯十有五年之內幾
經同事遷流三百餘卷之書以次隨時告竣恭維
正二年

詔諸臣續蕆其事至是乃成書也又曰鐵帙雖多牴牾互見惟舊臣王鴻緒之史稿經名人三十載之用心
進在
彤幃頒來秘閣首尾略具事實頗詳爰即成編用為初稿蓋康熙中戶部侍郎王鴻緒撰明史稿三百十卷惟帝紀未成餘皆排比粗就較諸家為詳贍故因其本而增損成帙也其間諸志一從舊例而稍變其例者二歷志增以圖以歷生於數數生算算法之句股面線今密於古非圖則分杪不明藝

文志惟載明人著述而前史著錄者不載其例始於宋孝王關中風俗傳劉知幾史通又反覆申明於義為允唐以來弗能用今用之也表從舊例者四曰諸王曰功臣曰外戚曰宰輔創新例者一曰七卿蓋明廢左右丞相分其政於六部而都察院糾核百司為任亦重故合而七也列傳從舊例者十三創新例者三曰閹黨曰流賊曰土司蓋貂璫之禍雖漢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趨勢附羶則惟明人為最夥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別為一傳所以

著亂亡之源不但示斧鉞之誅也闖獻二寇至於
亡明剿撫之失足爲炯鑒非他小醜之比亦非割
據羣雄之比故別列之至於土司古所謂羈縻州
也不內不外釁隙易萌大抵多建置於元而滋蔓
於明控馭之道與牧民殊與禦敵國又殊故自爲
一類焉若夫甲申以後仍續載福王之號乙酉以
後仍兼載唐王桂王諸臣則
頒行以後宣示
綸綍

特命改增

聖人大公至公之心上洞三光下照萬禩尤自有史籍

以來所未嘗聞見者矣

右正史類三十八部三千六百八十一卷皆文淵閣

著錄

案註釋諸史之書皆各從其類惟班馬異同

附漢書後以有漢書而後考及史記是由漢

書作也兩漢刊誤補遺附後漢書後後及見

前前尚未及見後也若茅國縉蔣之翹之晉

書刪改原文宋史新編之屬非其本書五代史補五代史闕文亦增益於本書之外如斯之類則均入別史焉

正史類存目

訂正史記眞本凡例一卷 編修程晋芳家藏本

舊本題宋洪遵撰遵字景嚴鄱陽人皓仲子官同知樞密院事謚文安事迹具宋史本傳是編載曹溶學海類編中前有自序稱手錄司馬遷史記一帙盡汰去楊惲褚少孫等所補十篇幷去其各篇

中增益之語而以已所校定者錄於下方此其書前凡例也考諸家目錄皆不載遵有此書諸家言史學者如漢書刊誤新唐書糾謬五代史纂誤俱表表於世自宋以來亦從無引及此本者今觀其所刊正不盡無理而云得司馬遷名山所藏眞本與今本核其異同知其孰爲楊惲所增孰爲褚少孫所補則三洪皆讀書人斷不謬妄至此豈有由漢及宋尚有司馬遷眞本藏於山中遵忽然得之者耶其爲明季妄人托名偽撰殆無疑義且既謂

之凡例矣而某篇同某篇與某篇自某處至某處删若干句某篇某句下删若干字直以全書悉載例中可使人按例而塗乙之即得眞本無庸更有全書矣此尤作僞之一證也

史記瑣瑣二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黄虞稷千頃堂書目載敬山草堂集不詳卷數今亦未見全本此其集中外篇之第十八種也取史記疑義畧爲考正訓釋然多臆撰如殷本紀西伯伐饑國盜黎饑

古字假借乃云書作伐黎黎饑色也書曰黎民阻饑爲其民失養而用伐之然則黎民於變時雍又當何解又周本紀輕呂之劍謂即赤刀龍𩈚謂即龍淵項羽本紀楚歌爲激楚之音皆漫無根據不足信也

史詮五卷內府藏本

明程一枝撰一枝字巢父休寧人是編專釋史記字句校考諸本頗有發明惟參襍時人評語頗近鄉塾陋本體例亦有過於膠固者如欲據荀子樂

記刪改禮書樂書之類皆不可據爲定論也

班馬異同評三十五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宋倪思撰劉辰翁評辰翁字會孟廬陵人景定壬戌廷試對策忤賈似道置丙第遂以親老請掌濂溪書院後召入史館及除太常博士皆不就宋亡後隱居以終其文集散佚僅存四景詩及須溪記鈔畫不及十分之一今從永樂大典裒輯遺篇始稍成卷帙惟所評諸書尚傳此本亦其一也辰翁人品頗高潔而文章多涉僻澁其點論古書尤好

爲纖詭新穎之詞實於數百年前預開明末竟陵之派此書據文義以評得失尚較爲切實然於顚然其見者往往贅論而筆削微意罕所發明又倪思原書本較其文之異同辰翁所評乃多及其事之是非大抵以意斷制無所考証既非論文又非論古未免兩無所取楊士奇跋以爲臻極精妙過矣舊無專刻僅附倪思書以行然究爲以辰翁之書亂思之書故有疑班馬異同即爲辰翁作者語詳班馬異同條下今各著錄俾兩不相淆焉

史漢方駕三十五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許相卿編相卿字台仲海寧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兵科給事中事迹具明史本傳是編因倪思原本稍爲竄訂改題此名陳勝英布二傳思書偶遺此補綴所闕他如衛青霍去病傳附錄諸將漢書別自立傳與史記文不相襲者思書刪去此皆掇拾所遺其先後次第改從司馬貞索隱亦稍更其序然所益不及百分之一惟思書史記大書漢書細書文相連屬但以字形廣狹爲分頗易混淆

又字旁鉤勒傳寫尤舛誤相鄉變其體例以史漢相同者直書行中不同者分行夾註凡史記有而漢書無者偏列於右漢書有而史記無者偏列於左條理井然較思書爲勝所列評語亦因劉辰翁之本稍爲損益頗不及舊文又舊文皆標識簡端相卿意取便覽或移附句旁如批點時文之例反參錯難觀則未免於不善變矣

五代史志疑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楊陸榮撰陸榮有易互已著錄歐陽修作五代

史多仿春秋書法自謂是非之旨不謬於聖人然褒貶謹嚴而事迹或在所畧故重複舛漏間亦不免吳縝作五代史纂誤頗糾其訛其本久佚惟永樂大典中尚存梗概今奉
詔編纂始排比成帙陸榮此編成於康熙庚子蓋未睹縝書故以意研求摘其疏謬如梁太祖本紀謂洹水之戰擒李克用子落落而家人傳不載其名唐昭宗遘難以後不書立昭宣帝則紀中前後所稱天子不可辨別晉出帝紀謂馬全節戰於榆林兩

軍俱潰其一軍不知為誰又與附錄所載榆林之戰全不相合瀛州之戰晉梁漢璋敗績王淸戰死附錄則書漢璋戰死而不及淸唐太祖兄弟傳所載太祖有四弟克讓克修克恭克寧而李嗣昭傳乃有太祖弟克柔唐莊宗諸子傳謂五子繼岌繼潼繼嵩繼蟾繼嶢而劉后傳乃多一幼子滿喜晉出帝家人傳漏延煦母楚國夫人丁氏而張延澤傳中乃有之漢隱帝家人傳漏耿夫人而楊邠傳中乃有之王景仁傳以朗王存之子友寧爲梁太

祖子羅紹威傳以兄守文為弟守文白再榮傳李崧和凝留鎮州時契丹已北歸不應云隨契丹留安重榮傳謂其祖父皆為刺史不應云暴至富貴劉昫傳不應漏修唐書皆頗有考訂然其餘不過爭文句之繁簡論進退之當否毛舉細故往往失當大抵惟就本書之中互相較勘所引他書僅茅坤五代史抄評一條此外更無旁証也

宋史偶識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項夢原撰夢原字希憲秀水人萬歷已未進士

官至刑部郎中管河張秋其書乃讀宋史時隨筆摘錄又他書所見可以參考者附之間加評斷亦甚寥寥蓋當時強援梨棗以充書帕之本非有意於著述也

右正史類七部八十五卷皆附存目

正史一類凡考註一代之史者雖工拙有殊然非淹